

校經

餘

女

讀
卷

經餘必讀卷三

憩南錢樹棠

雲間曉峯雷琳同輯

素然錢樹立

書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為之序

虞夏書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於○位○讓○於○虞○舜○

作堯典

程子曰其道光顯故云堯宅言光顯而居天下也黃氏曰抄云堯典始終皆主欽字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孔安國云歷試諸難者試以治民之難事王伯厚曰書首二典猶詩首二南取費秦之誓猶詩取魯頌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案

飲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

與也言治民之功與也秉勞飲賜也劉侍讀曰九

共即九丘也古太丘與共相近故誤為共一謂九

州志虞傳有九共篇曰與共相近故誤為共一謂九

予辨下土使民平乎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皋陶謨

孟授蔡氏沈曰矢陳也申重也朱子曰陳九功之

也王伯厚曰若稽古稱三聖而皋陶與禹舜以天

下讓禹獨稱皋陶孟子論傳道亦稱禹皋陶又舜以

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子夏言舜舉皋陶觀於謨而見

為皋陶學之粹也金仁山前編曰伯益即伯翳其後

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書有六體典謨訓誥

十例
貢之書
董氏鼎曰齊天運有義和之歷定地理有為
為後以見嘉言之益在朕朕之上為謨於先而為貢
禹貢曰夏書者何以貢法是夏禹新制終篇全述貢

法故曰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呂祖謙曰堯舜禹相承渾然無間至啟而

有跋扈之臣臣與君抗其體若敵視
有苗弗率汝徂征之氣象有間矣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顧寧商

天子之子封國為諸侯者不見於經以太康厥弟五
人並建茅土昇何至篡夏哉左富辰曰周公監二叔

之不咸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少康封庶子於會稽
二十餘世至越句踐亦監於太康孤立之禍而然與

頌觀五伯恭曰觀舜皋之歌見詩之變風變雅
雅

義和洒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
顧寧人曰義和尹官慢天

也葛伯不祀忘祖也至六師之誅
鄰國之伐古聖敬天尊祖也至矣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

作釐沃二篇亡陳氏標曰契帝譽子舜封之商賜

孔孔安國曰契父帝譽都亳湯自商上遷焉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國篇曰湯為夏

方伯得專征伐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

汝鳩汝方史記作汝鳩汝方

五就桀桀桀改德也醜言其德垢穢可醜也鳩方二

人湯之賢臣王伯厚曰君子去留國之存亡係焉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阿而晉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

湯誓阿地名升自阿所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三篇亡

達曰此言變置之事也湯於初社稷俱欲變之周棄

功多於柱即今廢柱立棄而治水土之臣其功無及

句龍者故不可遷而止棄左傳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

棄准祭人神而已又孝經說社為土神稷為穀神句

龍柱棄是配食者也疑至臣扈

二臣名蓋亦言其不可遷之意祖叢切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腹音受孚厥寶玉誼

伯仲伯作典寶篇亡孔安國曰三腹

湯歸自夏至於大坰史記作秦仲虺中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王伯厚曰仲也之誥之始太甲言誠之始說命言學之始皆見於商書執事有恪先聖之傳恭也亦見於商頌孔子之傳有自矣

咎音高單音善作明居。篇七馬氏融曰此單為湯司空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二篇七

曰肆命陳天命以戒太甲徂后陳往古明君以戒言

湯之法度也。山堂考索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商之正月夏之十二月也。商雖建丑為正猶以夏正

數月。史記秦始皇三十二年十一月更名臘曰嘉

平泰以十月為正則臘當在三月而云十一月可知

古者改正朔總以夏正數月也。孔安國曰湯始改

正而武王因之。葉少蘊曰甘誓已矣。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於亳思庸伊

尹作太甲三篇。蘇氏曰：思庸思。

伊尹作咸有一德。明伊尹之言也。訓以下五篇辭皆淺。

尹不合自矜與湯咸有。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七篇。

伊陟子尹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於

巫咸，作咸乂四篇。四篇亡。孔安國曰：祥，大怪也。桑

也。真德秀云：史記曰：太戊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

不勝德帝其脩德太戊從之，桑穀枯死，太戊遇災而

懼，如此故周公曰：殷王中宗有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是

知中宗之心矣。

注其

治也。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二篇亡。告伊氏曰：原臣

事以桑
告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篇七子也孔安國曰

河直甲居相作河直

篇七子也孔安國曰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篇七子也孔安國曰

孔穎達曰此三篇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正義曰

亳遷西亳仲丁遷於囂河曹甲居相祖乙居

耿盤庚

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經言亳囂相耿惟四邦耳

耳

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鄭康成

成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

篇孔安國曰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曰

功者祀以為祖守文有德者祀以為宗其廟皆百世

不毀商人所祖者成湯所宗者太甲太戊高宗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已訓諸王作高

宗彤日高宗之訓篇亡居鼎位是小人將居公位敗

宗廟之祀也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勤黎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勤黎

蔡氏曰咎惡也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

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伊又知周實無所利於

商序言殷始咎周似亦未明祖伊奔告之意朝歌西

厚曰商都朝歌黎在上黨壺關乃河朔險要朝歌西

境黎亡則商震矣周以商墟封衛狄人迫逐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告孔安國曰錯亂也

顧氏曰比干之為少師周之三孤也少師抱其樂器奔
之佐也史記言紂將亡太師此少師也少師陽則樂官
周而後儒傳誤
以為微子也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

三篇蔡氏曰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而孔氏遂以

魯君也按張子曰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

命絕則為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武王

盡未始有十一
年觀兵之事也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於牧野作牧

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史記周本紀
麗兵西歸行

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云歸狩歸獸當以狩為正

事洪容齋云太王居邠為狄所迫安有肇基王迹之

已稱周王可乎則不可盡信非天命乎武王未代商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真景光曰

祀者成箕子不臣周之高致稱訪者表武王能下賢

之虛心朱氏曰箕子不臣周所以正萬世君臣之

大法陳洪範所以傳萬世天人之至理左傳引商

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洪範言惟十有三祀箕子

不忘商也故左引為商書陶淵明

書甲子陳成用漢臘亦箕子意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篇亡宗廟尊彝

也孔穎達曰邦諸侯詩賚

序云大封於廟謂此時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此為防後猶有求白狼白鹿

如穆

王者

書序

六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陳君舉曰：周家四失，掌皆空。於小戕商也。都洛也。東征也。

武之疾瘳也。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

命。顧寧人曰：微子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

之稱微仲者，亦猶微子之心也。至於行子稽，則遠矣。

於是始稱宋公。嗚呼！吾於洪範之書，十有三祀，微子

以舊爵名篇，而知武王

周公不奪人以所守也。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於

東，作歸禾。篇亡。史記注異畝同穎，二苗同一穗。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篇上

碑曰：此天地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歸美於周公。始疑終信。

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亡君也。成王歸美於周公。周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

梓材。命孫氏曰：書序為後人偽作。如定公四年祝佗曰：

唐誥而封夏虛，是伯禽之命及唐誥。康誥而封殷虛，命以

篇孔子所必錄也。今康誥存而二篇亡，為書序者不

列於百篇之內，疎漏顯然。則書序可疑。并百篇之名

亦未可信。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兄

朕其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乃寡兄。」曰：「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呂伯恭曰東征三年以定外亂特治其

七月皆言農桑書

有無逸欲其知依。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

作君奭。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真景元

成功而歸配夏郊率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讀作奄。作成王政。篇亡踐滅也。蔡氏

黃氏度曰淮夷當與管蔡叛周故周公伐奄成王朝

諸侯於洛邑淮夷又不至成王於是東伐淮夷遂踐

奄成王始祭大地宗廟見諸侯遷殷民封蔡踐奄禮

樂征伐無不行焉作書名成王政言王政於此成也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

姑篇亡孔安國

曰蒲姑齊地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孔安國曰成王

淮夷奄國又叛王伐淮夷

魯伐徐戎費誓與此同時

周公作立政逸之恭曰無逸立政二篇相表裏以無

行曰無逸立政之體相為經緯無逸之體君道備矣胡士

而已無立政之體則勞於細故秦隋之程石傳餐矣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陳禮之曰

公擬議未全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而已施

行之書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故虞代禮樂之官

書序

分為二而兵刑合為一王者略於化而詳於

政故周代禮樂之官合為一而兵刑分為二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篇亡孔穎達曰肅慎氏以王戰勝遠來朝賀王賜

意之財賄使榮伯為策書以命之嘉其慶賀慰其勞苦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

作毫姑亡篇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王伯厚曰

公之子伯禽之弟見坊記註傳有凡蔣邢茅胙祭凡

伯及祭公誅父皆周公子孫代有賢人周公家學遠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